

# 江西文史資料選輯

总第十四辑

1H266/17

#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九月

## 目 录

|                               |         |         |
|-------------------------------|---------|---------|
| 回忆先父杨赓笙·····                  | 杨仲子     | ( 1 )   |
| 我们所知道的胡谦·····                 | 谭 鸿 徐少相 | ( 14 )  |
| 苏区时期的消费合作社·····               | 严 帆     | ( 22 )  |
| 记南昌广益昌百货商店·····               | 罗自强     | ( 25 )  |
| 抗战前后南昌市的中药业概况·····            | 杨寿祥     | ( 33 )  |
| 我所了解的黄庆仁棧·····                | 杨寿祥     | ( 38 )  |
| 回忆美亚电池厂·····                  | 黎和义     | ( 42 )  |
| 回忆我在江西陶瓷界·····                | 汪 璠     | ( 47 )  |
| 江西豆豉史话·····                   | 张仁山     | ( 55 )  |
| 萍乡花果话今昔·····                  | 萍乡市工商联  | ( 60 )  |
| ✓ 我在《前方日报》一年·····             | 赵则平     | ( 64 )  |
| 解放前赣州中等教育概况·····              | 钟兆麟     | ( 67 )  |
| 舞台生活的回顾·····                  | 筱花楼     | ( 79 )  |
| 自学成材的回民书法家魏大愚·····            | 海 德     | ( 88 )  |
| 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纪略·····        | 冯 都     | ( 95 )  |
| 五次“围剿”中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见闻<br>····· | 陈贻琛     | ( 113 ) |
| 回忆安义万家埠实验区·····               | 魏向炎     | ( 135 ) |
| 蒋经国在江西六年的政治生活片断·····          | 储子润     | ( 140 ) |
| 和蒋经国相处与共事的日子·····             | 喻 松     | ( 148 ) |

|                    |     |       |
|--------------------|-----|-------|
| 日军兵临城下蒋经国飞渝记实..... | 刘 浩 | (159) |
| 蒋经国为沈鸿烈活动内调.....   | 刘梦仙 | (161) |
| 蒋经国在江西的几则轶闻.....   | 徐浩然 | (164) |

|                        |     |       |
|------------------------|-----|-------|
| 南昌沦陷时期军统潜伏工作的几次惨败..... | 陈 达 | (170) |
|------------------------|-----|-------|

#### 补白:

|              |               |
|--------------|---------------|
| 李烈钧轶事三则..... | (21)(37)(158) |
|--------------|---------------|

# 回忆先父杨赓笙

杨仲子

先父杨赓笙离开我快三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怀念先父的心情越来越强烈。先父生于1869年，幼年有“神童”之称，十八岁即中前清秀才，旋补廪生而拔贡，后因目睹清朝政治腐败，国势衰微，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毅然投身革命，成为江西省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尔后长期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追随左右，奔走呼号，无役不从。先父一生经历事件甚多，从早年排满讨袁到晚年从事和平运动，长达半个多世纪，足迹遍海内外，回忆起来很难面面俱到，我这里仅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写出来，聊寄人子思亲之心于万一耳。

## （一）湖口首义讨袁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为了加强江西的革命力量，派先父杨赓笙回乡工作。他回江西后，出任省议员，与都督李烈钧将军志同道合，相交莫逆。他们对玩弄权术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之野心，早有察觉和斗争，深为袁所忌，以致袁世凯于1913年6月悍然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先父同时遭受迫害。稍后，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亦被袁免职。在这以前，袁世凯还派人刺杀了著名国民党人宋教仁，至此，袁世凯的凶恶嘴脸暴露无遗。孙中山先生认识到“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严正指出“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力主武力解决。为了商量讨袁事宜，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召集国民党重要成员开会，李烈钧将军应邀参加会议，先父则回故乡湖口县积极从事起义讨袁的准

备工作。

会后，李烈钧将军兼程赶到湖口，与先父密商讨袁事宜，确定从湖口发难，起义讨袁。这是因为：（一）湖口踞外江内湖之间，形势险要，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二）湖口是先父故乡，他多年在此从事革命活动，有一定群众基础，民心可用。当李烈钧在上海参加孙中山先生主持召开的讨袁会议时，先父为了护国讨袁，毁家纾难，将家产悉数变卖，捐助军饷，进行周密的准备。在这期间，袁世凯曾派死党王芝祥前来游说拉拢，先父当面斥责：“头可断，血可流，吾人附袁殆不可得。”王芝祥只好悻悻而去。

1913年7月10日，李烈钧将军在湖口正式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先父任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通电全国，宣布讨袁。同时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讨袁的军事行动，派江西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派江西第一师一旅旅长林虎为左翼军司令，另派水巡总监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派李明扬为湖口炮台总台长。

为了鼓舞起义军士气和号召全国人民响应义举，先父亲自撰写了《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历数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以兵威劫天下”的滔天罪行，宣布以“保卫共和，驱除民贼”为目的，指出湖口起义是“反对专制”的正义战争，号召国民“亟起自卫，为天下共击之”。这篇檄文公布后到处流传，争诵一时，影响很大，不仅当时全国各大报竞相登载，外国报刊也摘要发表。人们称赞这篇檄文写得“气势磅礴”，“惊天地而泣鬼神”，“使袁贼丧胆”，“足可与唐朝骆宾王写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先后媲美。”据湖口起义者之一、现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在1981年10月6日《人民日报》上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出自杨庚笙手笔的《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

湖口高举讨袁义旗后，江苏、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纷纷响应，一时民气为之大振。但由于当时种种原因，各地起义军始

终未能连成一气。

湖口起义初期，革命军士气旺盛，连战皆捷，但由于敌众我寡，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终归失败。先父和李烈钧将军等湖口起义领导人被袁世凯定为“乱党”头子，悬重金捉拿，被迫流亡国外，徐图后举。当时，先父在群众掩护下微服过江，抵北岸后曾沉石于江，并起誓说：“沉石于江，意志如钢，不灭袁贼，永不还乡。”

## （二）东京、南洋组党办报

湖口起义失败后，袁世凯悬赏五万银元到处张榜捉拿先父杨赓笙，因此他被迫流亡国外，去日本在头山满家向孙中山先生报告湖口首义讨袁经过情况，中山先生一再慰勉，要他留在东京协助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孙中山先生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后，认为国民党内部涣散，战斗力不强，指出“党员有类于散沙，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决心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加以整顿，再度讨袁。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精养轩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中华革命党对参加者要求甚严，如党员必须服从党魁，遵守党纪，并规定需在入党宣誓书上打上指模，以表决心。时值革命低潮，不少原国民党人心存观望，对是否加入徘徊不定，甚至有一部分人以打指模是封建帮会的做法为借口，想不参加。先父杨赓笙则奋然在宣誓书上打下五个指模，以示誓灭袁贼、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到底的决心。先父晚年回忆说：“癸丑湖口举义失败后，余赴东京随侍总理改组中华革命党，时值革命低潮，党人多存观望，借口反对指模，不愿加入，余印五指以倡。余印指模后总理趋前和余握手良久，紧紧不放。”

1914年10月，孙中山先生派先父去南洋一带工作，交给他两项任务：（一）组建中华革命党南洋支部，在海外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二）创办自己的报刊，向华侨宣传革命的必要性和揭露袁世

凯的卖国独裁罪行，同时筹募革命经费。行前中山先生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去给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邓泽如先生。他到南洋后，受到邓泽如先生的大力帮助，很快就建立起中华革命党南洋支部，并创办《光华报》和《苏门答腊报》，他本人既是支部的书记长，又是两报的主笔，一身数职，工作夜以继日，辛苦异常。他除为两报写社论外，还用柳茹雪的笔名在两报发表以揭露袁世凯罪行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双心史》，逐日连载，大受欢迎，风靡南洋。他在南洋时还写过大量诗文，流传海内外。

1916年，蔡锷将军在云南起义讨袁，先父在南洋将募来的大批经费亲自送到云南，蔡锷将军率全体部属远迎郊外，并在五华山光复楼设盛宴欢迎，席间致词说：“上次湖口起义讨袁，咽冰先生（先父号咽冰）在台前；这次护国讨袁，咽冰先生居幕后。不管在台前还是幕后，咽冰先生功劳都很大。”

### （三）北伐说赖归降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进行护法，设立大元帅府，命先父杨赓笙为大元帅府谘议，后中山先生又在广西设大本营，派他去广西担任大本营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东征北伐，他无役不从，参与决策，甚为中山先生依重。

先父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主张国共合作，故在广东时常与李大钊同志往来。时滇军秘书长徐虚舟同志为李大钊同志早年北平同窗好友，二人关系密切。通过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徐虚舟同志认识了先父，成为他的至交好友，后来他主持赣省省政时，即任命徐虚舟同志为省府秘书长。一九四一年，徐虚舟同志病逝，先父闻之大恸，写诗哭悼。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李烈钧将军被委派为赣军总司令，先父任赣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兼参谋长。

时赖世璜拥兵自重，驻军江西会昌筠门岭，扼北伐军入江西之

咽喉。赖之去向，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举足轻重之势，故国民革命军总部派先父前去说赖南附北伐之师。赖世璜开始态度骄横，戎装佩剑相见，威吓先父说：“公欲作酈食其第二耶？”先父不为所动，始终对赖晓喻大义，并广泛作赖的部属刘士毅、温晋城、谢汉柱、张汉遣等人的工作。最后，赖世璜完全为先父说服，率部归顺北伐军，并与先父结盟为兄弟，临别时相约胜利后到南昌百花洲饮酒赏月。

由于赖世璜来归，北伐军实力大增，迅速攻入江西，奠定北伐胜利基础。

北伐军攻入江西后，赣军总司令李烈钧出任江西省主席，先父出任民政厅长。后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己，借故以“畏缩不前，克扣军饷”莫须有的罪名将赖世璜杀害(参阅“编者附言”)，旋又假惺惺追赠为陆军上将。先父对此十分气愤，待赖之灵柩回江西安葬时，先父率省府全体委员前去迎接祭奠，并写挽诗痛斥蒋介石：“从古国家开创日，尽多功罪不分明”。

### 编者附言

关于赖世璜之死，曾有多种说法。①曾见赣军第一师参谋长龚师曾说，赖世璜的死，系熊式辉阴谋夺取十四军军权，用借刀杀人手段，向白崇禧告密，被白杀害的。此说传流最广。②以后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赖世璜是蒋介石杀的。但也有人认为此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纯粹是为桂系军阀开脱罪责。”③本文作者杨仲子同志在给我们回信中，对“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己，借故将赖杀害”一事，说是他不只一次听到他父亲杨赓笙说过，而且还听到原十四军参谋长刘士毅和刘的私人秘书王任之说过多次。他说：“蒋介石一贯玩弄阴谋(权术)，由白崇禧出面，他在幕后，杀害赖的真凶应该是蒋介石。所以，我父亲在赖的灵柩运回江西、途经南昌时，曾亲自率领全体省府委员到江边祭奠，就是向蒋抗议。”为此，我们存此一说。

#### (四) 江西主省政 金陵入冯幕

1927年，北伐军进入江西，先父被派主持省政，先任民政厅长，后代省主席，前后约三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举清党。先父同情共产党人，在主持赣省省政时曾救护过中共赣东北游击大队长周赓年同志。

国民党各省机构建制大多沿袭前清，故民政厅长类似清朝藩台，各县县长均由民政厅委派。清朝末年卖官鬻爵之风盛行，花多少银子可以买一个知县，花多少银子可以买一个知府。辛亥革命后，公开的卖官鬻爵虽已停止，但变相的用送礼行贿的方法求官求职的仍大有人在。先父决心革除官场这一陋弊，便开办吏治训练所，公开招考县长，择优录用，任贤与能，谢绝一切请托，设“焚书处”，凡此类书札，概不览阅，付之一炬。

先父主持省政时，严禁家人接受一切馈赠。有个姓李的人想当县长，趁先父不在家时送来四大篓南丰蜜桔，表面是桔子，里面全是金条。先父回来知道后，火速派人归还，并写了八个字给李某：“君为李密，我守四知。”他在这里引用了历史上的典故。汉朝杨震为太守，他的属下有个叫李密的在深夜给他送来了大量金银，杨震为官一向清廉，故坚决不收。李密说：“请收下吧，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是深更半夜，没有谁知道。”杨震回答说：“你知道，我知道，天知道，地知道，怎么能说谁都不知道呢？”李密只好惭愧地把金银带走。历史上总有偶然的巧合，两千年后，又有一个姓李的给姓杨的送金条，所以先父说：“君为李密，我守四知。”李烈钧将军得知此事，极为钦佩，称赞不已，所以后来他在我家的大门口写了一副这样的对联：“山中有宅开三径，天下何人守四知”，就是指这件事，称赞他为官清廉，同汉朝的杨震一样。

在这里我有必要回忆一下先父和李烈钧将军的友谊。清末，先父同李将军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志同道合，又系

同乡，故友谊甚笃。辛亥革命后，他二人回江西工作，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首先在湖口起兵讨伐袁世凯，李烈钧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先父任江西讨袁军秘书长。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李烈钧任赣军总司令，先父任赣军司令部秘书长兼参谋长。北伐军入江西，李烈钧出任省主席，先父任民政厅长。他们二人长期共事，患难相交，出生入死，情逾骨肉，故李将军以其义妹送与先父为侧室，也就是我的亲生妈妈。我家祖传的产业在湖口讨袁义战中被先父卖作军饷，住宅也被北洋军烧毁，后李将军出资在湖口为先父修一新宅，并亲笔题写《攸竿堂》。《攸竿堂》落成后，李烈钧将军每年都要来此小住，与先父盘旋叙旧，谈论诗文。李将军对我十分喜爱，收为义子。我时尚年幼，故李将军常抱置膝上教诵唐诗。李将军写过不少诗和对联送给先父，其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幅对联：“杨柳不随春色老，劲松唯有岁寒知。”李将军在写这副对联时，一边写，一边讲给我听，说杨柳和劲松都是指你爸爸，你爸爸的高风亮节我是很敬佩的。可以说李烈钧将军真是先父的知己，不然他是不会作出这样高度评价的。

先父杨庚笙在主持江西省政期间还做过两件被人称道的事：一是拒宋（子文）；一是驱段（锡朋）。先父为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不媚权贵，所以他坚决拒绝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介绍其表弟来江西当县长。段锡朋是江西AB团的头子，为蒋介石的红人，AB团在江西为非作歹，民怨沸腾，先父顺应民意，毅然用武装将段锡朋驱逐出境，大快人心，但先父也因此得罪“皇亲国戚”，不容于蒋介石的小集团。他为了实行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试制度，继吏治训练所招考县长之后，又开办了训政养成所和警卫人员训练所，分别招考各县警察局长和区长，于是被人认为他在江西搞“独立王国”，遂被免去代省主席兼民政厅长的职务，调往南京，给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的虚衔。

先父到南京任职后，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兼任，副委员长为冯玉祥将军。冯将军为李烈钧将军之至交好友，素

仰先父的名气，于是通过李烈钧将军聘请先父担任他的秘书长，参赞戎幕之余，为他讲经解史。冯将军对他极为尊敬，以师事之。先父当时也写诗称赞冯玉祥“大将军有古人风，礼士尊贤意最浓……”并向冯将军表示“此日执鞭兼执笔，为公草檄镇顽凶”的坚强志愿。

时国难方殷，日寇气焰嚣张，咄咄逼人。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先父十分气愤，故在这一时期跟随冯玉祥将军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活动。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并出任总司令。先父写诗歌颂了冯将军的抗日爱国正义行动，谴责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荒谬主张，寄托了他的期待和悲愤。

先父这一时期在南京写过大量忧国忧民、感时愤世的诗，诗中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同日寇勾勾搭搭作了无情的揭露，并痛加斥责。后将这些诗印一诗集取名《三载呻吟录》，大受读者欢迎。其中有一首矛头直指汪精卫的诗，令人读来称快，诗是这样的：“家国谁怜创造难，江声呜咽水潺湲。纤儿争欲为刘豫，敌寇何堪见伯颜。白下风流云散尽，苍生火热水深间。伤心一样西湖景，岭上华堂建半闲。”他在诗中直接把汪精卫比做历史上的卖国奸臣刘豫和贾似道，卓有见地。后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果然出走河内，投敌叛国，不出他的所料。

汪精卫出走前曾给先父来信，甜言蜜语，极尽吹捧拉拢之能事说：“国事螭蟾，令人痛心，我公岂能坐视……我公党国元勋，德高望重，登高一呼，从者必众。”妄图拉先父下水，与其同流合污。时汪精卫身为国民党副总裁，权势显赫，其出走初期，蒋介石因胸中有鬼，迟迟不发通缉令。先父愤而写诗痛斥汪精卫的卖国罪行，连同汪之来信寄往蒋介石，要求蒋宣布汪为汉奸，明令全国通缉。诗中对汪精卫的投机取巧的政客生涯作了深刻揭露，并首次公开孙中山先生早知汪不可靠的遗札，使汪精卫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迨汪在南京粉墨登场，成立伪政府，先父再次写诗声讨。当时报纸竞相登载，人们读之无不称快。蒋介石在社会舆论和各方面压

力下，后来不得不宣布汪精卫的卖国罪行，下令全国通缉。

先父两次写的骂汪精卫的诗，共十首。第一次写的五首，已载《人物》1984年第三辑，下面是他写的后五首：

### 感 事 书 愤

五首七律

#### 其一

特种降旛竖国都，秣陵宫阙聚妖狐。  
日支调整新关系，南北勾通众叛徒。  
大宝喜登跻阁揆，天皇遥拜效山呼。  
任他铁铸夫妻像，志士由来不爱躯。

#### 其二

南都从古属偏安，便作儿臣亦大难。  
将士沦亡司马法，江山点缀沐猴冠。  
和平两字张群口，主义三民闭一棺。  
谁识紫金山上墓，墓中双淚不曾乾。

#### 其三

共同反共济鹰犬，经济提携任马牛。  
九国约从降表废，一心忠为敌人谋。  
南天五管情难断，西尾双簧唱不休。  
记否当年燕市句，此头仍是旧时头。（注一）

#### 其四

苍苍底事此安排，傀儡齐登大舞台。  
虎踞龙蟠王气歇，天罡地煞鬼门开。  
浑忘附逆干刑典，翻说穷兵是祸胎。  
世变贪污言不尽，中华拍卖信奇哉。

#### 其五

尤物天生必祸人，倾城哲妇古今闻。  
汉奸鬻国汪精卫，臣妾签名陈璧君。

事主比肩还比翼，怜卿为雨复为云。

不知曾醒何时醒（注二），一读华侨讨贼文。

## （五）晚年办学桑梓 从事和平运动

八年抗战期间，先父见许多青年流离失学，遂在江西黎川县开办江西中学，广收来自沦陷区的学生。他自任校长，聘请冯玉祥担任董事长。先父为江西中学写了一首校歌，是这样的：“莘莘士子，济济学童，三民五权，是研是宗。左图右史，目习心通，千秋著眼，万卷罗胸。西山时雨，南浦春风，豫章木铎，宏我江中。”他对青年学生爱护备至，生活上有困难者常多周济。他目睹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世风浇薄，青年容易染上社会恶习，以致堕落犯罪，于是在学校大力提倡敦品修身，读书救国，并亲自讲课，用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来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他特意制一教鞭，正反两面都题有诗句：正面诗句是“我执教鞭三教重，教忠教孝教修身”；反面诗句为“绝非一挞求齐语，却似三笞训鲁公”。他引用《四书》上的典故，把青年学生看作自己的子弟，辛勤教育，寄以厚望，故深受学生爱戴。

江西中学在先父主持下声誉鹊起，远近闻名，不仅本省许多青年被吸引入校，连邻近的福建省亦有许多青年慕名而来。

先父办校期间从不因私事动用公款，甚至本身应得的一份薪

---

注一：谓汪逆精卫早年写的“饮刃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句。

注二：曾醒乃曾仲鸣之姐。曾仲鸣为汪逆的秘书长，以义愤为华侨所杀。

金，亦放弃不领。我记得他当时写过这样一首诗：“为教英才执教鞭，不劳夫马不支钱，汝曹他日能收获，便是吾家大砚田。”

先父在黎川县时，还做过一件对人民大众极为有益的事。1942年，黎川县荒年歉收，官逼民反。国民党派军队前来围剿。先父眼见生灵势将涂炭，极力反对，急电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以及江西省主席曹浩森，要求停止派兵进剿，改用和平谈判解决，使黎川县人民免遭兵灾之祸。

抗战胜利后，先父力主国共合作，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反对国民党为了打内战而征粮征兵，经常在省议会骂征粮是“谋财”，征兵是“害命”。他还把他的“咽冰”别号改为“厌兵”，表示对国民党打内战的抗议。

1948年秋，白崇禧任国民党的“华中剿匪总司令”后，来南昌视察。先父在江西各界欢迎白崇禧的大会上质问：“健生老弟（白崇禧号健生）是戡乱总司令还是作乱总司令？”白崇禧虽然十分生气，但碍于他的名望，还有过一段上下级的关系（先父曾任中山先生设置在广西大本营的秘书长，当时白崇禧是他的属下），未便发作。翌日报纸登出这一事后，人们暗中称快。

1949年1月，先父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和平号召，同江西耆宿欧阳武、彭程万、伍毓瑞、龚师曾、王明鉴和柳藩国等人为和平事业奔走呼号，主张江西不设防，走北平和平解放的道路。当时人们称“江西七老”。先父此举，为当时名为退位，但实际上仍控制一切的蒋介石所忌，他手令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方天加以查禁。1949年5月1日，方天派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少将处长、特务万绍成率领武装，将以先父为首的、从事和平运动的“江西七老”从南昌强行送往赣州，软禁起来，名义上则说是“为了保护党国元老的安全”。殆赣州解放后始得返回。

解放后，先父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妥善照顾，担任江西省政协委员。他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尽管年老多病，仍积极参加学习和各项活动，并十分怀念在台湾的亲朋故旧，为台湾早日回归贡

献力量。特别是对长期跟随蒋经国在台湾的长孙更是思念不已，1955年病重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对我吟了两句诗：“亲人骨肉归来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今天堪以告慰的是，海峡两岸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台湾回归祖国并不是遥远的事情；希望台湾的亲人早日归来，同到老人墓前稟告。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正在为早日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先父生前梦寐以求的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正在崛起。安息吧，亲爱的爸爸！

附录父先杨赓笙执笔撰写的三篇讨袁文献于后：

### 江西討袁军总司令檄文

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以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 江西討袁军对外通电

民国前岁之革命，以诸友邦之助力，遂得成功，国民至今，感荷靡已。兹者，袁世凯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本军因国民公意，不得已兴师讨贼，以靖乱源。凡本军于战斗区域以内势力所及之地，其居留地外人之生命财产，无不加意保护，并于本军总司令部，按照国际法及国际惯例，处置一切交涉事宜，愿我各公使领事，严守局外中立，以促本军之成功。所有革命军队，悉以白旗，又白布缠腕，以为表示，师起之日，稍布大概，统惟公鉴。

## 江西討袁軍对党团公啓

各党各团公鉴：敬啓者，袁氏帝制自为，务期破坏共和，与全国为公敌，横恣无道，倒行逆施，国民之被其虐者，至惨至酷。烈钧等目击颠危，诚不忍诸先烈铁血所创之共和国，断送于独夫民贼之手，是以率父老子弟，投袂奋起，不惜以危弱之赣，与专制恶魔对垒挑战，为全国创开战之始，首占瓜子岭，再捷沙河，袁军死者以千数计，足为公理犹存，士气可用之左证。亟方秣马厉兵，再接再厉，然以区区之赣，而欲悉以恢复共和之责任畀之，则强弱之势悬殊，虽竭其能智，识者有以知其谁是，廓清全局，仍不能不望之我全国国民之相继奋起也。诸公手创民国，造成共和，希望之念既深，巩固之志必切，既弗忍坐视专制之势日张，必尤弗坐视专制挑战之赣省势孤力竭，而不一援手听其失败也。赣省之战，为巩固共和战，为表示国民反对专制战，是非赣省一部分之责任，全国国民共同之责任也。诚如此时以全国之力，与袁氏战，则群策群力，一致进行，专制之毒，不难肃清，共和之基，自此巩固，是袁氏授首之日，悉诸公再造民国之功。河山无恙，日月重光，诸公之声势灿然，且将永为国民所讴歌。假其不然，各为自保之计，共作壁上之观，赣省固不幸而一蹶不振，沦于专制政治之下，各省亦将次第受袁氏军之蹂躏，而被毒于无穷。盖武力专制不得进步，且以团结之力，击涣散之众，势犹易如摧枯拉朽也。故赣省之成败，实民国之存亡，明达诸公，想断不忍漠视。万乞奋袂群起，敌忾同心，登高一呼，众山皆应，馘彼妖孽，恢我民权，凯歌燕京，指顾可待。烈钧等兵力虽微，然师出之日，已矢决心，有死无二。所赖诸公，指挥雄师，行筹伟划，分途并进，以寒敌胆。赣军一部，当效前驰，民国存亡，在此一举，沥血陈词，不尽悬盼，军旅旁午，匆请勋安。